



扫一扫，看今日女报
谭里和工作室所有报道

被判无期的父亲，7年写百封信鼓励女儿考上重点大学

女儿回信：好想让您看看现在的我

出品：今日女报谭里和工作室 文：首席记者 谭里和

今日女报谭里和工作室历时三个多月、行程近万里采访制作的微纪录片《穿越高墙的“见面”》，7月20日发布以来，受到广泛关注。这场服刑人员和亲属只有几分钟的“云见面”，在疫情的阻隔下，是那么来之不易。

纪录片发布后，很多服刑人员亲属留言表达了对监狱服刑亲人的思念，以及对再次开展“云见面”的期待。其中一位19岁女大学生可艺（化名）写给在监狱里服刑爸爸的信，具有很普遍的代表性。经可艺同意，我们对她进行了采访，并对信进行了编辑后发表。



可艺和妹妹的奖状铺满了整个床。

亲爱的爸爸：

展信安好！

好像记不清距我们上次见面过去了多久，或许时光无情，蹉跎了回忆；又或许是我不愿去细数我们分离的时长，便假装遗忘了吧。我还是个孩童时，您便缺席了我的生活。而现在，我已经上大学了，不禁唏嘘时光是多么匆匆啊。

从小留守的我一直期待能早点上初中，在我的世界里，上初中了就意味着长大了，就能和在外面打拼的您团聚，意味着可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，每天可以吃到您和妈妈准备的饭菜……

12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初中，成了小小的村庄里很多孩子的榜样，我欣喜地准备迎接幸福生活。

可不承想，那时的匆匆一面，竟是我和您拥抱牵手的最后一面。

那时，妈妈和所有人都瞒着我。我只知道妈妈突然变得很忙，总是不在家。最后明白的那一刻，我有点反应不过来，甚至认为这是个玩笑，可是啊，在知道消息的那天上午，我还在和同学们炫耀，我的爸爸，他有多么多么的好……

也是从那时开始，我变得不再快乐了。同学在谈论什么零食好吃时，我只担心它贵不贵；同学在讨论什么地方好玩时，我只默默地走开。那时我便知道，我和他们已经不一样了。12岁的我也开始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担起这个家的一些责任。

爸，没有了您便是失去了家的顶梁柱，生活来源好像一夜之间断了。几乎没有吃过苦的妈妈选择了一个人外出打工，没日没夜的劳累却只能维持家里最基本的生活，咬牙供我和妹妹读书。

我那时年幼，不知道妈妈一个人流了多少泪水，也不知道没有依靠和帮助的她，是怎么度过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？现在想来也全是心疼。

为了不被人看不起，我也开始和自己较劲，成绩必须要最好！大学一定要考好！将来才有能力保护我们这个家。

有时我也天真地想，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，我们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呢？我们至少不要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；每个周末，我和妹妹可以吃着您和妈妈准备的早餐，在饭桌上，我和妹妹轮流把一周学校的见闻分享给您听；我也不用每天想着自己一定要变得如何优秀，因为即便我们很普通，一样会在您和妈妈的护佑下开开心心地长大。可这么简单的日子，于我和妹妹来说，是一种奢望了……

不过，即便我们再不情愿，残

酷的现实，依然使我们必须要面对。

仍然记得高三时搬去出租屋，我和妈妈忙活了一下午，疲惫不堪，在那个小到只能摆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小小出租屋里，当我和妈妈在房间里蹲着吃完了只有一碟蔬菜的晚餐时，我们相视一笑，然后又拥抱哭泣的情景，我永生难忘。

接下来的一年，在这间出租屋里，我从半夜被老鼠蜘蛛蟑螂惊得不敢入睡，到后来一边做作业一边跟它们和平相处；夏日汗水浸湿衣服，寒夜挑灯夜读……但即便再艰难，我一直觉得，这些经历都是一种成长，它让我内心煎熬的同时，也更加迅速地催我坚强。现在，我终于顺利地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成了家乡小村子里人人夸赞的孩子。爸爸，现在的我，应该也可以成为您的小小骄傲了吧？

爸，曾经您失足走错了路，给社会带来了伤害，给爱您的人也带来了伤害。记得爷爷在一次探望您之后说：“等你出了监狱，我就进地狱啦。”爷爷的话，让我们哭成了一团。

在大多数人眼中，你背上“罪犯”的称呼，意味着和“坏人”永远连在一起。但在女儿心里，在监狱里每天积极努力改造的您，依旧有着闪光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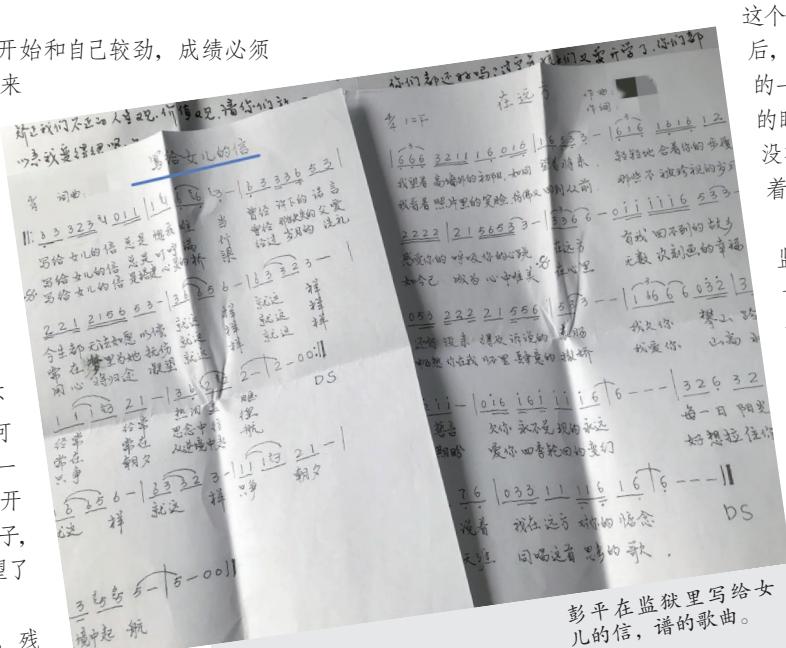
在高墙里改造的您，会在给我的信里表达忏悔，反省曾经的无知，对自己那段昏暗时光感到无比的悔恨，对社会和他人造成的伤害感到抱歉……会在书信里教我和社会打交道，教我深明大义知书达理；会给我作诗，为我谱曲，为我题字，为我作画，为我手制一张张“父亲牌”的明信片，会在桃子核上写上对我们的“思念”。

7年来上百封书信，从孩童到成年，就是您尽力给我和妹妹的陪伴，也是您和我努力生活的动力。

不久前，一位记者跟我说：“在接触你们这些人之前，很多人对这个群体抱有偏见，短暂的接触后，真的有所改观。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或许说者无意，但我的眼泪却在那一刻决堤。是啊，没有人会因为一次失足就意味着罪恶一生相随啊。

爸，您在来信里描述你们监狱里的生活，聊起您在那里认识的跟您一样做错事的人，他们大部分都在努力地悔过自新。我想，只要您以善示人，以爱待人，我们的社会一定能给跟您一样努力改造的人机会，将来有一天，我们的生活，一定会重新开始。

爱您的女儿
2021年8月8日



彭平在监狱里写给女儿的信，谱的歌曲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19岁的可艺是湖南某知名大学的大一学生，7年前的9月1日，可艺小升初开学的第一天，她的父亲彭平（化名）因犯罪被抓，后被判无期徒刑。

“爸爸出远门做生意去了！”是妈妈搪塞渐渐懂事的可艺问及爸爸去哪的理由。偶然一次机会，可艺从妈妈的手机里翻到了爸爸被抓时的照片，明白了一切。

没有父亲陪伴的7年时间里，可艺经历了从自卑到放弃，然后重拾信心的艰难过程。可艺说，7年来支撑她走过来的力量，是高墙里的父亲写给她的上百封信件。

7年的时间里，可艺只见过在监狱里服刑的父亲两次面。

“每次半个小时的会见时间，哭的比说的多。”可艺说，原本她跟爸爸约定，考上大学的时候去看他，但因为新冠疫情，约定落空。

让可艺感动的是，就在她上大学之前，在监狱里改造的爸爸，给她寄来了2000元钱。“这是他花了几个月时间积攒下来的，这钱来得不容易。我非常希望这次疫情能尽快过去，监狱能重启服刑人员和亲人现场会见的渠道。爸爸看到我现在独立、坚强、勇敢的样子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”可艺说这话时，眼里闪着泪光。